

香港
小說台

七步驚龍



目 录

第一章	秋水芙蓉.....	1
第二章	瞎眼佛婆.....	41
第三章	黄山石室.....	113
第四章	各怀机心.....	191
第五章	六脉真气.....	231

目 录

第 六 章	埋恨谷.....	271
第 七 章	磨刀老人.....	345
第 八 章	七步掌法.....	384
第 九 章	羊角老妖.....	424
第 十 章	忠州大侠.....	463
第十一章	狼姑婆.....	499

目 录

第十二章	天人不容	535
第十三章	形势危急	572
第十四章	独力回天	616
第十五章	因刀成仇	653
第十六章	故意射镖	691
第十七章	初露头角	731
第十八章	一步登天	763

目 录

第十九章	酒楼双奇.....	307
第二十章	月夜下书.....	845
第二十一章	真假之争.....	886
第二十二章	随驾出巡.....	925
第二十三章	磨刀献策.....	962
第二十四章	四九刀阵.....	1003
第二十五章	众叛亲离.....	1047

第十二章 天人不容

黄凤娟脸色一变道：“江湖上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常风君接着道：“现在外面正盛传着师父为了应七星会之聘，特地从江南把神手华佗请来，替师父治疗，不出十天，就可修复玄功，重行出山。”

黄凤娟攒攒眉，气道：“这会是什么人说出去的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你别打岔好不？还有呢！”

黄凤娟问道：“外面还说些什么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据顾长根得来的消息，黔州附近，曾有少林、武当的人露过面。”

黄凤娟哼道：“这关他们什么事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因为外面正在传说……”

黄凤娟道：“你今晚怎么啦，说话吞吞吐吐的？外面还有什么传言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据说外面都在传说当年在江湖残杀孕妇，剖取胎儿炼药的，根本就是师父所为。”

“他们胡说些什么？”

黄凤娟气愤地道：“这究竟是谁造的谣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谁知道？我听顾长根说，江湖上都是这样

说，所以少林、武当的人，可能会对师父有不利行动，易总管（独臂婆婆）要我进来背地里告诉你一声，咱们事先也好有个准备。”

黄凤娟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们应该告诉师叔（常夫人）才对……”

她在说话之时，目光一动，发现小青正在注意偷听自己和师妹的谈话，不觉目光朝小青望去。

小青慌忙移开注意，低下头去。

黄凤娟努努嘴，朝常风君问道：“这丫头随师叔有多久了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有好多年了，大师姐怎么忽然问起她来了？”

黄凤娟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转身往里行去。

常风君在她身后低低地叫道：“大师姐。”

黄凤娟停步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这件事，我看不能告诉娘。”

黄凤娟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常风君道：“娘也要替师父运气冲穴，告诉了她也没用，我看外面有易总管主持，里面由大师姐作主，也就够了。”

黄凤娟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师妹说的也是，告诉了师叔，只是徒乱人意，于事无补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快子时了，我们快进去告诉师父一声。”

两人相偕入内，常风君朝上躬躬身道：“启禀师父，差

不多快子时了。”

常夫人站起身道：“大师姐，是时候了。”

她和黄凤娟一左一右搀扶着狼姑婆下榻，在羊皮褥子上坐下。

常风君不待吩咐，迅速地掩上了两扇圆洞门，然后朝万巧儿招招手，一齐退到右首壁下。

狼姑婆坐下之后，万遇春就请常夫人坐到她的左首，自己坐在狼姑婆右首，再要君箫坐到狼姑婆对面，大家按南北东西方向坐定。

然后由狼姑婆以左掌抵常夫人右掌，常夫人左掌抵君箫右掌，君箫左掌抵万遇春右掌，万遇春左掌抵狼姑婆右掌，大家各以双掌互抵，成循环之势。

这是万遇春怕君箫年纪轻，修为功行总究日浅，因此要君箫坐在狼姑婆对面，吃力较轻，就是内力差一点，也并不重要。

万遇春目光掠过三人，徐徐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咱们必须十分缓慢的将本身真气，由掌心输入狼老夫人体内，狼老夫人更须以全力导引咱们三人输入的真气，千万不可操之过急。”

狼姑婆道：“老身省得。”

万遇春又道：“咱们三人之中，只有君相公如果需要休息，或者需要进些饮食，可以随时收手，但休息的时间不宜太长，最多以不超过一刻工夫为限。”

说到这里，接着问道：“三位还有什么疑问，如果没有疑问，那就可以缓缓运气了。”

四个人没有再说话，各自缓缓闭上眼睛，默默地运气行

功。

黄凤娟早已悄悄退下，和常凤君，万巧儿站到了一起。

夜色渐深，狼山百石崖前，石影参差，更见迷离。

这时，山前三条人影，飘然朝百石崖而来。

他们似是在边说边走，但走得还是相当快速，不过眨眼工夫，就已走近崖前。

现在可以看清楚了，这三条人影，是两俗一道。

俗家装束两人，一个身材高大，浓眉紫脸，年约六旬的老者，是忠州大侠高如山。

另一个头发花白，苍髭如戟，肩背特别宽阔的老者则是铁爪龙镖董镇江。

和两人同来的一位道人，头椎檀木如意簪，胸飘黑髯，身穿青布道袍，肩负长剑，则是武当三子中的无量道长。

三人到得这片石笋前面，脚下方自一停，只听无量道长问道：“老施主确定狼姑婆就隐迹于此么？”

忠州大侠高如山一手摸着苍须，含笑点头道：“兄弟前日接到唐友钦唐老哥要他徒儿下书，就说狼姑婆隐迹黔州狼山，这消息决不会错，唉，说来惭愧，要不是唐老哥知会，兄弟竟然还不知道这魔头会在这里。”

原来那天任剑秋送去的信，就是为了狼姑婆之事。

这么说任剑秋的师父，就是天毒星唐友钦了！

唐友钦是以毒药暗器名闻武林的四川唐门第七代掌门人，唐家世代相传的第一条祖训，是不准子孙介入江湖恩怨是非。

但唐门既然雄霸西川，狼姑婆隐迹四川境内，唐友钦自

然不得不问，这就是他命徒弟任剑秋向忠州大侠下书的由来了。

无量道长道：“贫道这一路行来，也听江湖上如此传说，只是事隔二十年，到底真相如何，很难确定，才趋访老施主以求证实，既然是唐老施主传信，那就不会错了。”

他口气微顿，接道：“但不知唐老施主何时可到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唐老哥信上，约定的时间，就是今晚，大概也该来了！”

话声甫落，只听铁爪龙镖董镇江洪笑一声道：“老哥哥，说起曹操，曹操就到，那来的不是唐老哥师徒么？”

山下，果然又有两条人影，如飞赶来。

前面一人是个身穿青袍，脸色白中透青的黑髯老者，正是大名鼎鼎的西川唐门老当家天毒星唐友钦。

他身后紧随着一个青色劲装，背负七星剑，腰悬铁箫的青年，正是他徒弟任剑秋。

唐友钦老远看到高如山，就连连拱手，笑道：“高兄信人，果然如约而来，哈哈，兄弟在信上出言不恭，那就是怕高兄不肯出面，故而出言相激，务请高兄恕罪。”

原来他在信上“出言不恭”，用的是激将法，难怪那天高如山看了信，神色大变，隐有怒容。

高如山连忙还礼道：“唐老哥好说，这魔头为了修复走火入魔之躯，又在涪陵、南川等偏僻村镇，搜求胎儿，残害无辜，像这等天人不容的老妖婆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兄弟岂敢袖手？”

天毒星唐友钦又朝无量道长、铁爪龙镖董镇江二人，抱抱拳道：“道兄仙驾在此，那真是太好了，兄弟据闻狼姑婆

已答应七星会，担任副总护法，七星会近年崛起江湖，虽然尚无恶迹，但如果由这老妖妇出任重职，她二十年忍辱受苦之恨，岂肯甘休？日后与各大门派之间，必然藉故起衅，贵派能及早留意，不失是武林之福。”

无量道长道：“敝派就是听到江湖传言，掌门人才要大弟子孤松查究此事，不料孤松不到川边，就失了踪，近日江湖传言更多，敝掌门人才派贫道入川，向高老施主请示，此事既有二位出面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。”

唐友钦大笑道：“道兄好说，贵派领袖武林，不知道兄对今晚之事，看法如何？”

无量道长稽首道：“如果涪陵、南川搜求胎儿之事，确是狼姑婆所为，此人当真怙恶不悛，恶性重大，最好自然在她未成气候之前，予以制裁，如果一旦让她修复玄功，那就难制了，只怕二十年前的覆辙，历史又将重演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口气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只是今晚之事，三位老施主都是川中大侠，一切自以三位为首，贫道自当追随三位施主之后，听候驱策。”

话声甫落，突然回身过去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黑夜之中，石影参差，却没有人答应。

铁爪龙镖董镇江双目炯炯，迅快飞射出去，在附近搜索了一圈，才回到原处，说道：“这里十丈附近，并无人影。”

无量道长心中暗暗嘀咕，忖道：“自己明明听到异声，怎会听错了？”

高如山朝唐友钦拱手道：“唐老哥可知这妖婆居住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唐友钦道：“兄弟只知她匿居在百石崖一处洞窟之中，洞窟究在何处，那就不详细了，不过此事也并不困难……”

高如山道：“唐老哥有何高见？”

唐友钦微微一笑道：“狼姑婆在江湖上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咱们给她来个指名叫阵，不怕她不出面。”

说到此处，回头朝他身后伺立的任剑秋，吩咐道：“徒儿，你上去叫阵，就说武当无量道长、忠州高大侠、南川董大侠，和为师，要狼姑婆出面答话。”

任剑秋躬身应“是”，纵身一跃，登上前面一根高大石笋，大声叫道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武当派无量道长、忠州高大侠、南川董大侠、西川唐门唐老当家，请狼姑婆出面答话。”

话声甫出，突听一个老妇人的声音，冷喝道：“小子，你嚷个什么劲？下去！”

一股掌风，重逾山岳，朝任剑秋身上直压过来！

任剑秋不敢硬接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慌忙朝后飞跃出去。

高如山沉喝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那老妇声音道：“是我。”

随着话声，一根石笋上，现出一个瘦高人影。

这人是个身穿紫花布衣衫的独臂老妇，右手敢情只剩了半截，衣袖虚飘飘的，如果她没有一头花白头发，你可能会把她看成男人！

她，正是埋恨谷总管独臂婆婆易姥是也。

说到独臂婆婆，作者必须声明一点，她右手装的是一只铁手，所谓“铁手”，其实只是一支钢骨，和五只钢爪，故

而衣袖看去仍然是虚飘飘的。

她虽然装了铁手，但仍然是“独臂婆婆”，而且她不在紧要之时，很少使用铁手。

如果她一旦要使用铁手，而且和左手同时使用的话，作者就会用上“双手同发”的句子，希读者幸勿以“独臂婆婆竟会双手同发”见责。

唐友钦目光一注，冷然道：“是独臂易姥！”

独臂婆婆粗声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婆子。”

唐友钦大笑一声，回头道：“阴山四丑在此，这里是狼姑婆的巢穴，那就不会错了。”

阴山四丑，昔年本是狼姑婆的手下。

独臂婆婆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们找上狼山，又有什么事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老朽等人，请狼姑婆答话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你就是忠州大侠高如山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在下正是高如山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这位是武当三子中的无量子？”

无量道长稽首道：“贫道正是无量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好，你们有什么话，和老婆子说也是一样。”

高如山道：“老朽听说狼姑婆二十年前，走火入魔，息影于此，只要她不再重出江湖，为害黔黎，原也无可厚非……”

独臂婆婆不待他说下去，冷峻地道：“听高大侠的口气，好像咱们老主人在江湖上做了什么为害黔黎的事了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江湖上正在盛传着狼姑婆答应七星会，修

复玄功后重出江湖，担任该会副总护法之职……”

独臂婆婆冷声道：“高大侠这是听谁说的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江湖上都是这么说着。”

独臂婆婆冷声道：“老婆子也听江湖上争相传传说，忠州大侠高如山早已投入七星会，当了什么室女宫的副宫主呢！”

七星会室女宫宫主是七花娘，说他当上室女宫副宫主，这自然有意折辱于他。

铁爪龙镖董镇江洪喝道：“易婆子，你胡说什么？”

独臂婆婆冷声道：“姓董的，你少在这里吆喝，老婆子胡说，难道高大侠就不是胡说么？”

董镇江环眼圆瞋，厉声道：“难道江湖上传说狼姑婆当上七星会副总护法之事，还是假的？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告诉你，应邀担任七星会副总护法的，依然是假冒老主人之名的妖妇，并非老主人。”

天毒星唐友钦大笑一声道：“事情竟会有这么凑巧？二十年来，一直没人提起狼姑婆之名，几乎早已为人遗忘，如今有人假冒狼姑婆，真的狼姑婆居然也在此地出现了，但江湖上盛传的，如果是假冒狼姑婆之名的人，他们说的地点，狼山百石崖，如今证实可一点也不假。”

他口气微顿，接道：“再说，江湖上并没有说狼姑婆已经当上了七星会副总护法，大家盛传狼姑婆走火入魔，即将修复玄功，要等玄功修复，才去应聘，在下请问你一句，狼姑婆是否走火入魔，即将修复玄功？如果没有说错，那就完全对了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老婆子再说一遍，答应七星会的不是老主人，是假冒老主人的人，你们只管去找假冒的人，与老主人无干，四位可以走了。”

唐友钦阴沉地冷笑一声道：“易婆子，你说的好轻松！”

独臂婆婆双目精光暴射，厉声道：“你待怎的？”

唐友钦道：“但江湖上传说的狼姑婆巢穴，就在此地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不错，二十年来，老主人一直住在这里。”

唐友钦道：“狼姑婆为了修复走火入魔之躯，又支使你们四丑替她去作伤天害理的盗胎儿之事……”

独臂婆婆厉喝道：“唐友钦，你敢血口喷人，胡说八道？”

“在下胡说？”

唐友钦仰天打了个哈哈，接着道：“最近一个月之中，在涪陵、南川一带偏僻山村，连续发生了七次盗取胎儿，残杀孕妇之事，你们还想抵赖么？”

独臂婆婆听得大怒，喝道：“唐友钦，别人怕你四川唐门，阴山四姥可没把你唐门放在眼里，你再敢胡言乱语，侮辱老主人，我就叫你出不了百石崖。”

唐友钦大笑道：“狠话唐某听得多了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不信，你问问高老哥，董老哥，涪陵、南川发生盗取胎儿之事，可是唐某凭空捏造的么？”

高如山接口道：“老朽等人，就是为此事而来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盗取胎儿之事，并不新鲜，早在二十年

前就发生过，那不是老主人所为，天下已尽人皆知。”

高如山肃然道：“但这回不同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如何不同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昔年狼姑婆自称有人假冒她之名，而且经天台山农加以证明，当时大家也都深信不疑。”

他略为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但自从狼姑婆走火入魔，匿迹二十年，江湖上再也没有盗取胎儿之事，如今狼姑婆为了修复玄功，居然又发生盗取胎儿之事，而且事情又发生在你们居住的邻县，此事你们又有何解释？”

独臂婆婆气得两鬓花白头发，无风自动，寒着一张脸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不信老婆子的话，那就没有好解释的了。”

高如山神情肃穆地沉声道：“老朽有一件事，要你转告狼姑婆。”

独臂婆婆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姑不论涪陵、南川发生的盗取胎儿，是否是狼姑婆所为，四川地方上，并不欢迎狼姑婆居住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这是你的意见？”

唐友钦接口道：“就算是咱们大家的意见好了。”

独臂婆婆嘿然说道：“就凭你忠州高如山、南川董镇江、西川唐友钦，加上一个武当道士，就能代表四川了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不错，老朽几人，就是代表四川百姓，不欢迎狼姑婆在此居住。”

独臂婆婆道：“你们不欢迎，又当如何？”

高如山道：“老朽几人前来，就是要请狼姑婆立即迁出川境。”

独臂婆婆怒目瞪了他们一眼，觉得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微微一哂道：“高如山，你真是吃了灯心灰，放的轻巧屁，说得好不轻松，不说是狼山，本是狼家的产业，就说你高如山吧，你也不自己掂掂有几两几钱身份？也配到狼山百石崖，来说这种大话？”

无量道长长眉轩动，沉喝道：“易婆子，这是武林同道的公意，狼姑婆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高大侠只要她立即搬离川境，已是十分宽厚了。”

独臂婆婆冷喝道：“无量，老婆子看在无为道长的面上，不难为你，你还是及早离开此地，免得伤了和气。”

她原是一番好意，劝他不可卷入这场是非之中，但她说话一向直来直往，听到无量道长的耳中，就变得十分刺耳了，一时气得他双眉陡然一扬，“锵”的一声，从肩头掣出了长剑，朗喝道：“易婆子，贫道先要掂掂你有多少斤两，也配口发狂言？”

话声甫落，突听有人低喝道：“牛鼻子，看箭！”

“嘶”的一声，破空轻响，一支弩箭，迎面射来！

无量道长左手抬处，一把接到手中，沉喝道：“什么人竟敢暗箭伤人？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在下如果真要你的命，就不会通知你了。”

无量道长接箭在手，凝目看去，不见人影，再低头一看，只见投来的只是一支丢手箭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忖道：“此人少说也在数丈之外，丢手掷箭，尚有如此劲道，可见此人内力，相当深厚。”

一面沉哼一声道：“朋友既敢发箭偷袭，怎么不敢出来